

我的父親——施之溥

· 施銘雄 ·

民國二十六年冬，時值日軍侵華，在雲南昆明，日軍以九六式雙引擎飛機九架成隊，對地面瘋狂的投下數以百枚的炸彈，昆明的百姓為躲避日機轟炸，紛紛藏身於市郊村外樹林中，但在日機猛烈且持續不斷的轟炸之下，仍不幸造成五百餘人傷亡，昆明百姓死傷遍野，到處都是支離破碎的屍體、血肉模糊，慘不忍親，現場憑弔之人無不哀傷感歎，悲憤填膺。

中國百姓雖恨日軍的殘暴，卻又對積弱的中國感到無奈，雖有起而對抗之心，卻空有抱負而無力伸張。有感於此，父親於民國二十七年間曾多次參與昆明教育會、雲南大學等所舉辦之抗日演唱會，親赴各地表演諸如「熱血」、「八百壯士」、「松花江上」等著名抗日歌曲之獨唱，盼以慷慨激昂之歌聲喚起同仇敵愾之抗日愛國情懷，並藉以鼓舞戰鬥意志。

父親深感日寇侵華，欲以盧溝肇端，吞併我河山，凡我有志青年，應奮起圖存。同年冬，恰

逢空軍航委會在昆明招收空官生，父親非常興奮，帶著滿腔熱血火速前往報考，在六百餘名參試者中達到標準者僅四人，父親幸以優異的成績及合格的體能獲錄取，成為空軍官校第十四期生。父親為在昆明錄取之四人中惟一之滇籍生。

民國二十八年春，父親等四名空官生即由滇經黔到成都航委會，連同由各地報到之步七隊同學約九十餘人，轉入陸軍官校成都本校授予步科基礎正規教育，與陸官十六期一總隊同學一併受訓，歷經一年多之艱辛磨練，於民國二十九年年底結訓。經再次體檢合格者僅約七十人，均以陸階准尉任官後由



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三軍大學軍歌比賽指揮獲亞軍，施之溥代表空軍指參學院接受校長余伯榮上將頒發獎牌。

蓉返回昆明，當時父親身著戎裝，受到親友、百姓熱烈迎接，但回昆並非僅是接受歡迎，而是有更大的挑戰。當時正值對日戰況劇烈，航校遷滇，父親即被派往滇西雲南驛接受初級飛行訓練，初訓完畢，移駐昆明考升中級續飛，並改飛軍翼北美機。

民國三十一年夏再經術科考試和體檢，父親兩項均符合標準，與同期飛行生派赴美國實施飛行訓練技能更加精進，惟赴美之過程亦相當艱險：先從昆明搭C-47貨機經駝峰至印度加爾各達再坐火車轉往孟買搭美貨輪越印度洋，為避德國潛艇之威脅經南非開普敦北上大西洋，繞行赤道以南，耗時四十餘日的海上航程，方安抵美國紐約。當時由衣復恩上尉接待帶領，再搭乘火車數日始抵亞利桑那州鳳凰城，與美軍同地受訓。惟美國認為在中國所受之飛行訓練基礎多有不足，遂重新安排初級飛行，一年後再升入中級，改飛Vought教練機。在飛Vought機半年後的某一天，父親因未注意機場風向改變而順風進場，當時美軍教官非常嚴格，認為該注意卻未注意而將父親停飛，父親航空報國與日寇決戰於天

際之夢雖然破滅，但報國之心絲毫未減，即在休士頓基地改學偵察課程；結業後因當時抗日需人，遂即與同期生乘火車至洛杉磯搭船返國投入戰場，其間為躲在太平洋出沒日軍潛艦，遂繞經紐西蘭，四十餘日後抵印度孟買再轉加爾各達乘C-47貨機，歷經險阻，備嘗艱辛返回昆明再乘車抵成都。歸建後被分派至偵察中隊，擔任偵照任務，仍為抗日救國，效命疆場，戡亂作戰，皆能遂行戰術任務。約八個月後的某天，奉派至渝取密件，與同伴兩人共乘C-47機，由重慶返成都，但途中天氣突變，在雲中飛行了一段時間仍未出雲，又因四川多山亦無法實施雲下飛行，在找不到機場，油料將盡之情況下，迫降射洪，但雲層太低，待出雲已離地面太近，飛機一頭撞到山腰民房，前座飛行員被駕駛桿戳穿腹腔當場殉職，父親於後座頭部重創並嚴重骨折，經當地百姓搶救送醫，於昏迷後甦醒。尚在療傷期間得知抗戰勝利，日軍退出中國戰場，正思中國終於走出戰禍，不料卻隨之被共黨赤化。父親乃於民國三十五年冬由西昌乘C-47機，經海口撤抵臺灣臺南。

父親先後在臺南、臺東、桃園等基地服務數年後，調空軍總部第二署十四年，再轉入三軍大學受教空參院之後，擔任教官。任教期間著有軍事論著，均經三軍大學引用多年，其擅長之歌唱、戲劇亦頗受好評。父親服役空軍屆三十五年，緬懷同儕間袍澤情深，如兄如弟，相扶相攜，為國盡忠，貢獻家邦，追述往事，初志未泯。嗣於民國六十二年以上校退伍，轉華航任職。

因受父親愛國情操之影響，自小和兄長即立定志向效法父志投入軍旅，報效國家。筆者胞兄已自空軍防務部隊上校退伍；筆者亦已自空軍戰管部隊上校退伍，現居美國舊金山灣區。我們一家三口共有九朵梅花，高唱哥哥爸爸真偉大，亦一樂事也。

回首父親空軍路，亦在艱苦危難中度過，現雖已年近九十，血壓偏高，惟頭腦清楚，聲音仍嘹亮。現父、母親篤信基督，週日均一同赴臺北靈糧堂服侍敬拜。願上帝保佑父親身體健康，延壽百齡，亦盼兒孫能齊為他歡度百歲壽誕。